

将军的情诗

李殿仁 吴纪学

周克玉将军喜欢诗，从年轻起，就抓紧业余时间写诗，离开领导岗位后写得更多，出版过《京梦痕》《足茧千山》《心羽飞虹》《沧桑云影》等诗集。他的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思想深厚，艺术娴熟，颇为人喜爱。我们在他的诗中读到一些写爱情、婚姻的诗，特别是写他和夫人王昭大姐的，可以说是情诗，感到很有意思。这些诗，最早的写于战争年代的恋爱时期，最晚的是在近年，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连缀起来，是一曲悠长的情歌；铺展开去，是他们丰富经历中亮丽的画幅；细细品味，又有着美好的人生观和爱情观。

诗是抒情的，尤其恋爱中的人，往往用诗这种形式表达满腔炽热起伏的爱潮，倾诉语言难以叙说的曲。青年时的周克玉也是这样，《明月还会亮》就是一首恋歌。诗曰：“狂风掀恶浪/乌云黑茫茫/人民眼睛亮/跟定共产党/花儿依然香/明月还会亮/消灭反动派/遍地映红光/那时你和我/相逢诉衷肠/王贵李香香/我俩的榜样”。没有缠绵悱恻的情话，没有爱呀想呀的蜜语，和那个时候一样朴实无华，回响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不移的胜利信心，一句“王贵李香香，我俩的榜样”，借用长诗《王贵和李香香》里主人公的名字，包容了所有的志向和深情。

周克玉出生于江苏盐城阜宁县偏僻乡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辈倾其全力，送他进了收费低的学堂，断断续续读到小学毕业，终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不久，新四军到盐城，为他提供了读中学的机会，他在中学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即在区里做青年工作。这个时期，他认识了也在同一个区里做妇女工作的王昭。这位少女也出生于穷苦人家，几个月大就被送给人家做养女，后来这家人生了男孩，她更不被喜爱，这样的生活养成了她坚强和叛逆的性格，促使她早早地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一个青联主任，一个妇联主任，经常在一起开会、交谈。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时间长了，便产生一种超越一般同志关系的感情。

这种情感的出现，使一向处事认真诚实的周克玉高兴，也使他感到苦恼。因为很小的时候，父母已经给他订了娃娃亲。他一方面向家里提出退婚，一方面如实地把一切告诉王昭，并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想到，此事一挑开，却使他们原本朦胧的爱情明朗了起来。王昭还利用下乡的机会，编个假名字登门探望周妈妈，劝其同意儿子解除婚约。就这样，他们公开相爱了。后来，周克玉调到县里工作，王昭仍在区里，虽然相隔并不遥远，但连绵烽火使他们难得经常见面，于是书信往来就多了。周克玉用粗糙的牛皮纸订了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将心中的思念以诗的形式写在上面，《明月还会亮》就是其中的一首。这个小本子，王昭大姐一直像定情信物一样保存至今，我们读着上面的诗，仿佛听到了周克玉那时的心声。一次，王昭几经周折找到了分别一年多的周克玉，见面刚对坐不一会儿，就传来枪声，敌人打了过来。身为指导员的周克玉，立即带领连战士向外冲，到村外才想起王昭没出来，就想带一个班打回去营救未婚妻。区队长虽然理解她的心情，但还是劝止住了。周克玉以为王昭牺牲或被俘了，便带着痛心和仇恨投入新的战斗。王昭和她的一位女友，在房东大嫂的掩护下脱离险境，后来在苏北军区文工团当分队长。一年后的南下途中，他们才偶然见了一面，也只是站在田埂上说了几句话，便又投入各自的工作。那情景，那心情，大概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体会到的。有记者曾开玩笑地问王昭大姐：“他把你丢了，你不生气吗？”王昭大姐说：“那时候的女孩子与现在不同，我根本一点儿都没想到埋怨他，反而觉得他很英勇，更喜欢他。”

经过战火考验的爱情更加坚贞；穿过枪林弹雨的恋人，终于结成伴侣。1952年，周克玉和王昭结婚了。可是不久，周克玉又奉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尽管怀孕的妻子支持他，他却仍然心悬牵挂，把想说的话，诸如怎样锻炼身体、怎样保养身体、怎样看好孩子、读什么样的书等等，一条条写在一本纪念册上，作为“遗书”留给妻子。这虽然不是诗，但比诗更优美，它是爱的旋律和音韵。这本纪念册，王昭也一直珍藏着。

在他们结婚60周年的时候，已经年过80岁的周克玉写了一首《钻石谣》：“周庄王庄陈良庄，阳桥涂桥华阳桥，落难孤女幸运儿，烽火钻石两心雕。”诗的第一二句，巧妙地把他们生长、工作、恋爱、结婚的村庄名串连起来，三四句点出他们的身世及走过的岁月，让人读之回味无穷。

从时间上计算，这首诗距写作《明月还会亮》已60多年，当初的年轻恋人已成为霜鬓染发的老年夫妻。这期间，该有多少风风雨雨，但他们之间的爱情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稀释，反而像陈年佳酿，越来越香，越来越醇，正如王昭大姐所说：“这么多年风雨同舟，我们俩始终没有变。”应该说，也有变，那就是越变爱得越深沉。

过生日，也是他们寄托真情的时机。王昭过生日，周克玉欣然写下一首《戏祝老伴58岁生日》的诗：“颜黛银鬓城与乡/终究未改村姑样/征衣虽脱心依然/白更见真情肠/肩何惧内外重/两手勤育新花香/儿孙同祝寿无量/百年嗟问共安康。”周克玉过生日，王昭画了一幅祝寿的画，画面上是两个鲜嫩的桃，颇像两颗偎依的心。周克玉为它题了一首长诗：“此桃绝非凡人栽，葩苑瑶池特意来。一片丹青千年愿，两心相映百寿台。”读着诗，看着画，人们眼前总会浮现出这对恩爱夫妻的形象。

一次，周克玉出国访问，这时，他们都已年过花甲，王昭大姐是怎样为他送行的，不得而知，周克玉却用诗记述了夫人的心，题为《叮咛》：欲出国门万里行/行前老伴叮咛/细检查扣紧不紧/又摸领带平不平/“勤梳头发勤整衣/大事小事多留神/上梯迈步昂起头/下梯仰腿看分明/登机乘车缓半步/平平安安回京城”/我望老伴满脸笑/恍若当年别柴门。

出访在外的周克玉，也时时想着夫人王昭。他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时，率总政歌舞团出国访问演出，在一个月多的时间里，每当天有人回国，他都带一封给夫人，只要有机会，他都要亲自为夫人买一件礼物。

周克玉家的墙上挂着一些画，不少是王昭画的，他的字或诗。颇有造诣的画，配上刚劲的字，让人产生颇多的联想和感慨。有一对青年新婚时，王昭以画祝贺，周克玉题诗曰：“不用绿叶扶/苦寒共争春/炼得骨节硬/这辈根底深”。这是对新婚夫妻的由衷祝福，不也是他们夫妻道路的真实写照吗？

学，遂通过报社有官职的老桂，辗转找到惠州电视台的一档民生节目的记者过来采访。领衔采访的女记者很年轻，潮汕籍，上船之前未听过“蛋民”一词，更未切近接触过真实的蛋民。反复叮嘱她们在播出画面之下，打上“老桂”家的电话。还延了好一段时间，新闻总算播出了，却一直未见前来探访的官方或民间的志愿者，令人有些失望。三是，入夏的一天，“老桂”的女婿告诉我，他岳父昨晚病故了，虽心里早有准备，依然闻之心酸。我当即联系胡老师，第二天驱车前往拍摄。为的是保留一组“老桂”以寿终的形式“上岸”的真实影像（他们一辈子都在想上岸啊）。天热等不及，我们中午驶抵，“老桂”已被火化。在江边一个酒店，我握着女船主的手道：“我们来晚了……”一语哽咽，一圈人的眼角都湿润了。

好几年前，为呼吁关注西枝江的蛋民，我写过一篇散文《最后的蛋民》，发表在《惠州日报》，此文后来获了当年全国地市级报纸副刊奖。去年年初，忽动了写一篇小说的念头，于是有了《老桂家的鱼》这个1.2万字左右的短篇，发表在《上海文学》第8期，旋为《新华文摘》等四家刊物转载，并获第十届“上海文学奖”，之后入选201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等3个排行榜。

其实，描述底层、弱势以及兼具人类文化化学意义的蛋民生活，只是小说想表达的一部分，更想探究的是理智/情感（小说中有一位乐于助人的“潘家婶婶”）、具象/抽象（打渔人的卑微与坚韧）、写实/象征（小说中的那条失而复得的翘嘴巴鱼有多种解读）之类的人性、文化与审美意义。

在我的小说结尾，西枝江的蛋民已被清空；如今还在，这是好的，很多物事，不是一清了之可以奏效的，对于蛋民这类岭南文化的标志之一，多给它们一些存留期，为好；适当予以一些帮助，更好。

白居易有诗曰：“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

生活质感

《老桂家的鱼》的原型

南翔

江上生活的难处很多，吃水和用电都是问题。从岸上砖厂接过来的电，时断时续；吃水去岸上挑，5毛钱一担。很意外地江边立着一只煤气罐，罐子上戳着一根管子，一只乳白色的煤气灯罩。想起“文革”年间的70年代，我在火车站做装卸工，一旦夜班起来上铁道线，必定是先点着一盏汽灯。汽灯在外形上和马灯有些相似，但二者的工作原理不尽相同，在具体构造上也有一些差别。首先汽灯在装上煤油以后，还需要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以便产生一定的压力，使煤油能从油壶上方的灯嘴处喷出；其次，汽灯没有灯芯，它的灯头就是套在灯嘴上的一个蓖麻纤维或石棉做的纱罩；三者，汽灯的上部还有一个像草帽檐一样的遮光罩。由于纱罩经过硝酸钡溶液浸泡工艺处理，当纱罩遇到高温后会发出耀眼的白光。我们装卸之时，将汽灯挂在车厢顶端，一盏汽灯可以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都照得通明透亮。寒冬之际，尤感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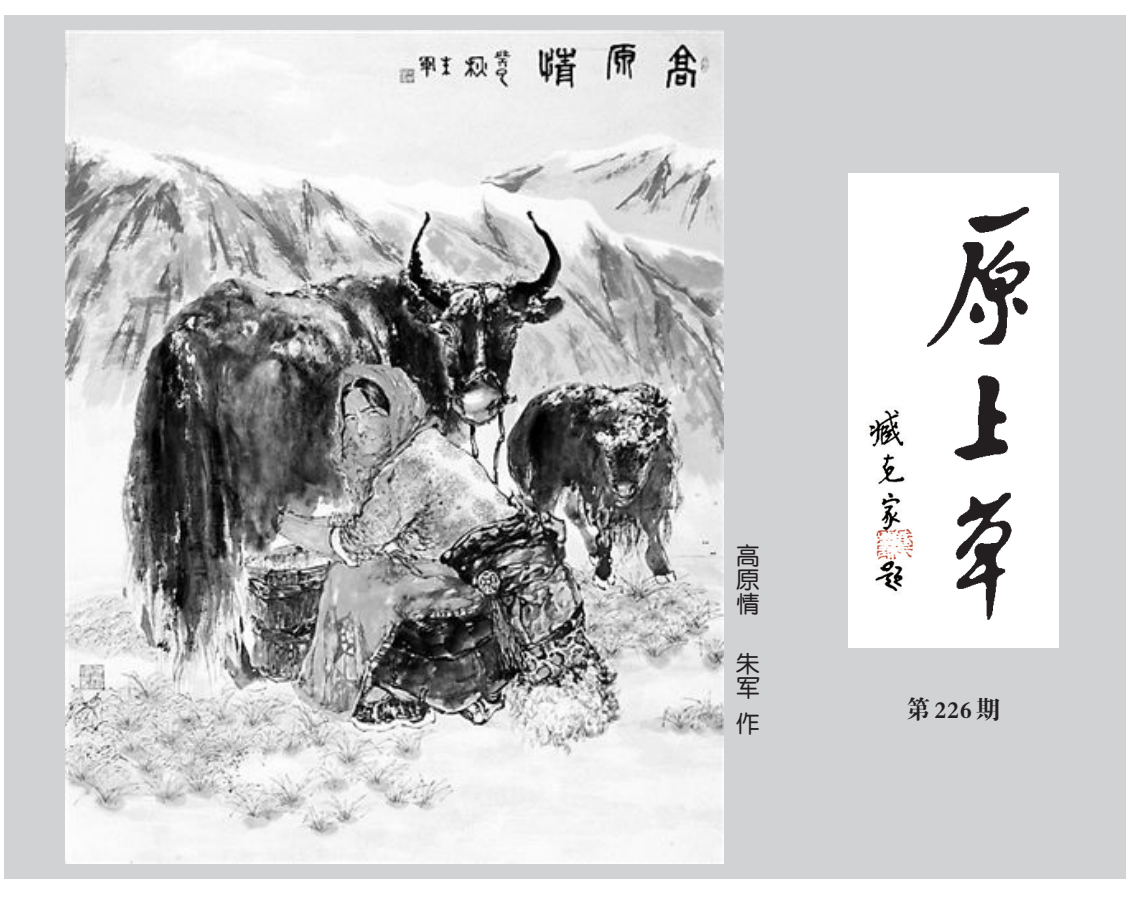
可是，21世纪了，城市一侧的居家，还在用这种燃气灯具，境况艰窘，不问而知。女船主儿女双全，儿女话不多，对我们皆友善。她的老伴——亦即我小说中提到的主人公“老桂”满面黧黑，自始至终在一旁木然吸烟。女船主留我们吃饭，我们婉谢了，留下一盒茶叶，一个红包，匆匆离去。

当然，如果细细推敲，女船主成为蛋民，还是从她这一代开始的；惠州也有几代蛋民的，多半来自广西梧州，他们的船只主要泊在东江边，东江水质较好，东江码头市声喧腾，

鱼虾也卖得出价。蛋民无论在哪里打的鱼，都用小船运到东江码头去零售。

后来彼此成了朋友，之后几乎年年去探望，每次必带去一拨现代文学的研究生，将蛋民或底层生活作为她们观察生活的一个窗口、一个镜像。每次皆会给船家带去一些礼品，包括学生们捐出的八成新的衣物。后来出现一个拍纪录片的契机。乃是深大传播学院一位从北京电影学院调来的导演专业毕业的胡老师，相中我被《小说月报》转载的一个中篇《铁壳船》，想找寻一两生活生活点或拍摄外景。《铁壳船》是我在南昌抚河的感受，时过境迁了，忽想到，可以带胡老师去惠州看看蛋民。他一见倾心，决定跟踪拍一个纪录片，名曰《寻找岸上的河流》，迄今跟拍两三年了，拍了几百个小时的素材。前月在深大图书馆配合我讲《老桂家的鱼》，他剪辑了40分钟的纪录片素材播放，同学们看了，感受非比一般。

围绕这个原型，去年发生了两三件事情值得一说，一是年初发现“老桂”全身浮肿，病情加重，此前，得知他患高血压多年，我带去腕式血压计，量得他的血压是180/230，吓了一跳，疑是肾性高血压。这种血压在常人，早就住院了，他却还在风里浪中讨生活。于是驱车带他去医院检查，女船主及其儿女跟过去。果然肾病严重，医生建议入院，选择权当然是在家属。其结果，还是开了药回家休息。二是，在感觉我们的力量毕竟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助“老桂”家一臂之力？又想起了当地的老同



高原情 朱军作

土地与生长

戈壁人家

安谅

初春三月，踏访这一处古村落。此时，杏花已爆出嫩芽。喀什的天空，总是氤氲着浮尘，轻云淡烟似的，梦幻一般，缭绕不尽。

从喀什驱车一个多小时，到达水波不兴、浩渺静幽的英吉沙水库。又从水库再出发，穿越英吉沙县城和若干乡镇，在镇上的十字路口，人、畜、车挤挤挨挨，一周一次的巴扎节，让这里格外喧闹，我们的行进有所黏滞。但拐上一条盐碱土路，即便颠簸不止，但车子仍像一个顽皮而带有蛮力的少年，欢快地向前飞奔。

这一路只见戈壁，苍茫无垠。泛白的盐碱，一如大海的涟漪，目光所及，随处可见。连戈壁滩的俊儿——发发草和骆驼刺，也偶见身影，孤苦伶仃的，似乎是无奈地守着这片不毛之地。

当地引导的车辆先停下了。跟着下车。眺望远方，才依稀看见远处的土坡上，有一片低矮的屋子。灰扑扑的，粗看就像一排土墩。大约，这就是早已耳闻的古村落了。这也是我们这一行的目的地了。

走近这一高地，却发现影影绰绰的，像是有人。仔细再瞧，果真是人。活生生的，是一个扎着头巾的老妇人。还有一个小不点儿。再走近，又见到好几位，原来这土坯房还住着人。

这些土坯房据说也已半个世纪的历史了，裸露的土块就是就地取材，用的是取之不尽的盐碱土。多少年的风雨，已让这土墙坚固如磐石。

几棵沙枣树在庭院挺立，虽枯枝无叶，但树干虬曲苍劲，也在无声地诠释着生命的沧桑。

同样沧桑的还有老妇人瘦削的脸。里屋赤脚走出的男主人也是黝黑精瘦，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男主人78岁，生有9个孩子，有2个夭折。我们参观他们的居室。一个偌大的客厅，一角置放着一张土炕。土炕是他们休憩吃饭的地方。晒干了的芦苇杆铺了一地，一个年轻的妇人埋首在编织

艺文空间

朱军的杜衡情怀

浩舸

朱军的画室，我前些年是去过的，也看过一些他那时的画作，觉得他只不过是喧嚣之后，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清静之地，聊以遣兴、借以抒怀而已。当时感觉他的画离科班出身的“画家”的作品尚有太大的距离，也就没有太过在意。

直到2014年5月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杜衡情怀》个人绘画作品展，我感到非常惊讶。这才几年啊？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真是令人羡慕。

走进展厅，一幅幅或写意或工笔或素描的人物、山水、花鸟映入眼帘，着实让人刮目相看，除了“震惊”二字，再也找不到适合的修饰词语了。离骚有云：“哇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朱军的画展以此为题，足见浸淫主持界多年的他内心深处对君子情怀始终割舍不去。他主持《艺术人生》多年，如今自己也走进了艺术，而且是笔墨耕耘的“君子之艺”，不得不让人心生佩服。

对于绘画，我是门外汉。常言说得好，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只好以一个看热闹的一般读者的眼光，谈谈品读朱军画作的感受。

我觉得朱军的画展中，创作量最多、付出心血最多的是他的人物画。大家知道，人物画是中国画里最难画的。正如东晋画家顾恺之《论画》所言：“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朱军却迎难而上，还画出了名堂，画出了一片艺术新天地。

在展厅入口前方，醒目地悬挂着一幅《爱的礼赞》，你能够感受到画中传递出的一缕缕爱的阳光。据他讲，这幅作品是在结婚纪念日专门为夫人绘制的。画面中的主人公正是他的妻子谭梅。她一身戎装，敬着标准的军礼，让人们敬慕十分。围绕着她，周围飞翔着可爱的和平鸽，温婉而不失庄严的画面撒满了浓浓的爱意。这让我想起了两年前朱军的新书《我的零点时刻》出版时他说过的一段话：“到了48岁，心态趋于平和，觉得更要珍惜眼前，珍惜我们相亲相伴的亲人”。

朱军及夫人都曾是军人，对军人的特殊理解和情感不言而喻。军人是和平的守护神，从这幅画里不但能听到他们相爱的呼吸，看到他们幸福的秘诀，更能体味出他们热爱和平的大爱情怀。就画作本身，展现出创新与师古之妙，呈现出了人物美、环境美、意境美、细节美等多方面的美，有着超乎寻常、生动传神的质感，是一幅用心、用情书写的力作，我发自心底为他叫好。画展以此开篇，巧妙地将家国情怀、儿女情融为一炉，足见朱军心思细腻、情感真挚，真是“妙笔生神韵，墨香沁人心”。

展厅的另一侧是朱军画展中的“搭档系列”，为倪萍、杨澜、周涛、董卿、朱迅创作的肖像画作悉数亮相，个个活灵活现，神采飞扬，令观展者赞不绝口，人们激动地念着她们的名字。倪萍也是一位画家，据悉当她看到自己的肖像后，啧啧称赞，急不可耐地向朱军索要……之所以能把搭档画得形神兼备，用朱军的话讲：“我画的都是大家没有看过的那一面，她们在舞台上光鲜亮丽让人瞩目，但是在生活中又有可爱和幽默的一面。我跟她们都太熟太熟了，所以自认为能画好。”一语道出了其中的玄机。

在众多的人物画中，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是一大批表现藏族人民生活的系列人物画作品。在一幅《康巴一家人》前，他热情地邀我合影。我也注意到他的绘画作品集的扉页正是他与这幅画的合影。可见他对这幅画情有独钟。这幅画里，各具形态的人物，用他们的身体、神情以及手里的经轮、佛珠，讲述着藏族平凡而又真实的、关乎生命、历史与宗教、关乎家国和谐以及梦想的故事，散发着直抵人心的神秘力量。人物的动作神态的整体布局十分精巧，并且自然地中国的笔墨韵味、传统技法与西方油画的色彩与技法熔于一炉，绘画的质感和光影变幻都恰到好处，把人物饱经沧桑的容貌和深沉朴素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实属难能可贵。

他为何记录藏族的生活，又是如何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的呢？朱军告诉我，绘画是他儿时的一个梦想，也曾有过教训。长期生活在西北，更多接触到甘南的很多藏族，是他们影响了他，感染了他。正像诗人艾青所说的：“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他发自心底地热爱那片土地，热爱那里的人们，能为他们绘画成了他放不下的心结。难怪挥动画笔后，能生发出如此传神动人的作品。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已满50岁的朱军用心描摹的藏族群像，更大意义上是回归原点的守望、重温起点的出发。就如齐白石57岁定居北京后，却常常在内心有“故里山花此时开也”的心境一般，回一回头便更多了几分前行的力量。

当然，展出的作品中不是件件都表现得那么完美。我觉得绘画似乎是一门永远留有遗憾的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留白作品，一卷雕琢无竟的画轴。例如，他的写意花鸟画，有的还欠点火候，有的画笔墨尚欠力度和韵味，甚至稍显灵动不足，用一句土语讲，就是不活泛，但瑕不掩瑜，也为今后的提升埋下了伏笔。

文艺评论家邵大箴先生评价朱军的画作时说：“朱军用过大力气，也掌握了真功夫。”他的导师范曾先生认定：“朱军是一个聪明人，但更重要的是舍得下笨功夫。”我想这已经足够了，有杜衡情怀的朱军只要再用大力气，再下笨功夫，相信他的绘画艺术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